見睫錄 七

見睫錄卷之七

目錄

見睫錄卷之七

氣義 附豪放 氣魄 施與

六臣之死有僧取尸負而瘞之僧梅月堂云 野言

處士趙光輔識見高明佯狂自晦當燕山朝任士洪用事朝廷昏亂一日憤怒謂松堂朴英曰汝武夫不可斬殺此奴乎不殺則吾當殺汝松堂曰斬一賊紓國患固所甘心後史書之曰殺盜則奈何處士笑之朴亦己卯名臣以承旨下鄉於洛東江上搆小亭扁曰松堂 丙辰丁巳錄

朴太醫世舉從遊己卯士類甚有志槩於趙靜庵極誠己卯後歲時必投謁容靜庵之子兄弟病則往宿行廊而救之茅屋將腐毀亦以己用圖得瓦署提調輸入蓋之世上稀有之事也惜乎天道不佑終無子見惡於人終籍沒 類說

私賤金貴賤有至孝樂聞善行為靜菴心喪三月素功安議政
瑭家以此緣坐全家徙理山路涉險阻飲泣不食妻孥爭罵
曰流離至此有何恩德答曰如我賤人何處不可居顧彼枉
死家無依賴言念及此何忍飲食或告由上京必先訪安宗
子弟執持飲泣愈久不衰值貞愍忌日設具幽靜處放聲大
哭後赦還 己卯録

李晦齋素清苦乙巳禍作安置江界適值寒冱衣裳單薄張同
知世豪使燕還偶於中道語人曰斯人雖得罪朝廷豈使之
凍死乎脫狐裘贈之公受而不辭公罪涉宗社親舊莫問而
張公乃武夫又無雅分能行古人所難行之事宜晦齋受而
不辭以成其義也 上同

洪純彥譯官也隨起燕行到通州夜遊青樓見一女甚美意悅

之托老婆媒之見衣素問焉曰父母旅宦京師不幸遘癘俱
没獨女一身返葬無路不得已自鬻娼家言訖哽咽泣下洪
愍之問葬備曰當入金三百矣郎傾橐與之終不近女請問姓
名不言女曰大人不言妾不敢受郎言姓名而去同行莫不
嗟其返女後爲禮部侍郎石星之繼室侍郎聞而高其義每
見東使必問洪通官來否時本國以宗系卞誣事前後十餘
使皆不得萬曆甲申洪隨使臣黃芝川到北京望見朝陽門
外錦幕連雲一騎馳來問洪通事何在仍傳曰石侍郎聞公
來與夫人迎候俄見女奴十餘簇擁一夫人自帳中出洪驚
惟欲避侍郎曰公記通州施恩事否我聞夫人言公誠天下
義士今相見大慰我心夫人見郎跪拜洪俯伏固辭侍郎曰
此報恩拜不可不受夫人泣曰荷公高義得葬父母感結中

心何日忘之仍大張宴夫人親執盃以進侍郎曰東使此來何幹以宗系事對侍郎曰毋慮留會同館月餘使事得準請特命錄示新會典皆石公爲之地也及還邀至其家禮待甚厚夫人曰妾有手織錦段願獻之幸須微誠洪固辭至鴨江見撞杠軍輦十函而去函各有鎖又有小櫃貯開金開視之各有錦段十疋其端悉刺報恩段三字旣歸買錦爭來赴人稱其洞爲報恩段洞云壬辰亂請援天朝朝議或請堅守鴨江以觀變或云中國不必救夷狄石公時爲兵部尚書力言救之之宜又請先賜軍器火藥吾東得復爲國而免禽獸者皆石公力也洪公錄光國功封唐城君 厶私聞見

趙重峰門人金鑰欲立重峰碑見石工李春福買可造碑石問其價曰七十疋矣將何用曰爲先師趙爺立碑記事春福曰

然則豈敢言價當納之仍終始自治石不受手功真義士也
亦可見公之重感人也 名臣錄

金延興悌男 仁穆大妃之考也光海癸丑偽獄賜藥死既葬之後發尸戮之夫人盧氏謫于濟州時火焰方熾人無敢入見達城尉徐公景霱以姻家之誼指麾一二親戚收尸斂棺殯於密室閉門柒棺權厝某地 大妃復位後以手筆抵書達城尉謝其柒棺事云 公私聞見

權石洲死於詩禍其兄草樓韠居在西江有大北一隊舟游江中過其籬外請與同游草樓即往赴手攫盤中之饌以給童奴曰此奴年幼識迷而能知孝養其母吾以是愛之時 大妃幽閉西宮諸人知其諷己怒欲殺之或曰既殺其弟又殺其兄後人謂我何如遂止權之尚氣不怵禍如此官至宗簿

主簿 上同

尹祁字伯說號艮輔年二十一隨父往湖南謫所聞丁卯亂列郡瓦解監司欲走公往見責讓舉釰擬之監司大怖謂人曰吾不畏賊畏尹祁怒目由是顯名 本傳

晉州河姓人家甚饒妻翁於河東地再往婦家路遇一人徒步奔喪十步九顛河心憐之下馬問之其奴曰上典龍仁居為推奴到此地奔喪而去有一疲鬣昨病死逆旅千里徒行耳河即脫驂與之且曰喪家之貧可想也此馬價不必賣而為葬且可也奔喪者曰吾在此境借乘不敢辭賣之豈理也當還之且哭且謝而去河步入逆旅貰牛到婦家婦翁問知其實握手曰真快婿也以一良騎償之以書賀其父有賢子答曰雖吾子也不意其能辦此也過數十日奔喪者送其馬婿猶未還

父還給之奴曰上典固有命雖死不敢牽去父曰不可不成吾
子志使二奴負錢七十緡而送之盖以七十銅買馬也稗史
李相國浣少時隨大人西關任所以衙童出獵至山深處日曛
見絶峽中有火光投之則巨室而無人良久有一女子開門
出迎精備夕飯以進公見有殊色私焉抱卧半夜女曰吾夫
綠林巨魁至必害君須避之公曰無傷也俄有呵導擁一人
入門其人呼女曰誰来者曰過客也其人大駭曰彼漢宜速出
喫吾刀公卧不起曰吾是客爾宜入見何敢速我出又何敢爾
汝我乎其人驚異之入見披髮熟視曰真丈夫也携手出促女
供具煖酒炙肉而来相與劇飲各拔佩刀以刀尖刺肉以口受
而啗之闊懷劇談仍謂公曰觀君骨相数十年後吾必死於君
手可活我否公曰諾成契券與之又謂曰彼女頗美爾可帶去

吾則得此輩不難公曰吾與若不相識故有一夜之私既與爾結交寧有此心其人即拔釼斬女公愕然曰豈非可憐曰丈夫信義爲重既與爾心許留置此物則吾必有意不如殺之終夜論心及朝送至山外後公爲捕盜大將捕一盜魁將殺之其人謂有可觀文券懇乞下來親見公乃下見之果其人也遂償其死因使革舊習遂善終 漫録

鄭三峯道傳李陶隱崇仁權陽村近相與論平生樂處三峯曰朔雪初飛貂裘駿馬牽黄臂蒼馳獵平原此足樂也陶隱曰山房浄雪明牕静几焚香對僧偶坐聯句此可樂也陽村曰白雪滿庭紅日照牕薰室温突圍屏擁爐手執一卷大卧其間美人纎手刺繡時復停針燒栗啖之最爲樂也鄭李大笑曰子之樂起余也 禦眠楯

讓寧大君禔以荒淫失職天資倜儻自奉甚厚遊獵之外一不

著手其弟孝寧大君補嘗作佛事邀禔禔陰使擊狐兎以往

補方叩頭拜佛禔嘬炙飲酒自若補正色請曰大兄今日姑

止酒肉禔笑曰僕平生受福甚厚不可作苦生爲王兄死爲

佛兄佛指補也士論快之 秋江冷話

讓寧降封出闕門叩臂踴躍曰誰代我爲世子乎人曰忠寧已

冊封矣曰忠寧可憐矣入東宮何忍牢閉乎 戊寅記聞

朴撝謙 世宗朝人以生員登武科爲部將從征有功退居天

安詩曰白馬嘶風繫柳條將軍無事劍藏鞘國恩未報身先

老夢踏關山雪未消語意豪健而鞘是去聲可欠 類說

洪逸童氣宇卓犖嘗於 上前論佛事 世祖佯怒曰當殺此

虜以謝佛氏命左右取劍來公論下自若左右以劍撫頂者

再亦不顧視無懼色 上壯之曰汝能飮乎曰樊噲壯士項
羽也主也危酒彘肩不敢辭況 聖賜乎賜酒一銀盃健倒
上曰頗畏死乎 曰當死則死當生則生以死生易其心乎
上嘉賜貂裘一領 筆苑雜記
洪彥忠貴達之子義興人登第有詩名燕山甲子被謫未幾拿
還途中自作挽曰大明天下日光照國男子姓洪名忠字直
半世迂拙文字之攻在世三十有二年終命何其短意何其
長卜于古縣茂林之鄉青山在上灣碕在下千秋萬世誰過
斯野指點徘徊必有悵然者矣 中廟朝不仕 輿地勝覽
崔山斗字景仰號新齋已卯禍以舍人謫同福居蘿葍山下聞
本縣司馬所宴集往焉諸司馬未會公取其酒盡飮而歸守
者恐獲罪公命取柿葉題詩曰桑椹青紅柿葉肥小園風物

屬芳菲欲知司馬樽中盡看取先生醉後歸 己卯錄

林亨秀字士遂磊落軒昂氣盖一世且有文武才嘗與退溪同八玉堂醉輒浩歌賦詩呼退溪字曰君亦知男子奇壯事乎先生笑曰第言之大雪滿山身着黑貂裘腰帶白羽箭臂掛百斤角弓乘鐵驄馬馳入澗壑則長風生谷萬木振動忽有大豕迷路而走拔矢射殪拔釰屠之斫老櫟焚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點滴據胡床切肉啗之以大銀碗滿酌紫霞快倒飲之醺然仰見壑雪片片飄撲醉面此中風味君豈知之因擊節大笑退溪每誦其言歎其為人曰奇男子也死於非辜咄咄不已權忠定撥在謫聞其死呼酒滿酌痛飲数撫曰此子亦死失聲而哭 鵝城雜記

金都元帥命元少時不羈沈湎花柳一日於街路遇一美姝顒

後而入即壺洞宗戚豪悍者婢〻入詐宗戚怒因鷹房累日殆將死金之兄遍求得之乞哀於宗戚且曰吾弟得文觧會試隔數日可恕也宗戚許焉金渾身有枷鎖痕赤条〻對坐宗戚曰聞君方赴試如得之當以婢歸焉金大喜伸掌請盟曰尊若食言猫子也一座駭然果登科竟歸其婢 漫録

高霽峯兒時在大人公州任所與一兒妓情密赴庭試聞親病不待榜馳歸午站歷妓〻方爲方伯之子所眄晷刻不許外出公使妓母百計招之及出挽公衣泣不捨蓋妓之情愛甚於公也公行忙故張之還入時營中張宴索妓又急妓猶牽張不還公書一律於妓之紅裙底而送之監司怒將刑妓泣訴其實詩曰立馬沙頭別故遲生憎楊柳最高枝佳人緣薄合新態蕩子情深問後期桃李落來寒食節鷓鴣飛去夕陽

江南兩歌春時波綠手折蘋蘩有所思監司大驚急請公已發行使追躡之至孝家里牽擁而來監司曰若翁之病非可憂吾今發使二日内探來爾可少留時宴猶未罷款遇無量夜半館人叩門索公果闈魁矣監司即盛備應榜具而送之親病之安亦已探來應榜歸路復請入營大宴以娛因給其妓上同

柳叅奉錫俊李芝峯睟光妹婿也嘗薄游湖西遇李達於逆旅柳佩刀甚利李欲之柳曰聞君能詩若即席賦詩則當相與達輒成一句曰愛劒同徐子能詩愧杜陵柳大喜不待成篇即解贈之次韻曰論文逢李白解劒學延陵其豪爽如此類說

柳生塗於花柳間有名久被倡舉題倡家壁上十載青樓食薰天積謗喧狂心猶未已白馬又黃昏一日鵝溪相醉人家宴

會而還借問家上歌即倡家也既醒見詩大驚逢人輒誦之一時傳誦其膾炙諸句也而鵝相曰靑樓食之食字最難下云 霽湖詩話

鄭東溟君平(丁未生)任休窩孝伯(辛丑生)金栢谷子公(甲辰生)洪晩洲元九(丙午生)俱會洪萬宗宅時戊申年也設女樂小酌酒酣東溟曰丈夫生世韶光如電今朝一歡可適萬鍾休窩先吟一絶曰春動寒梅臘酒濃栢翁溟老兩難逢樽前琴瑟無清唱醉對終南雪後峯東溟曰蘭亭之會賦者賦飮者飮今日之樂亦可歌者歌舞者舞吾請歌之仍作短歌揮手大唱詩以解之曰滿〃金樽綠酒三百杯浩〃發長歌意氣橫八埃不愁夕陽盡天風吹自來又拍案曰君平旣棄世〃亦棄君平醉任上之上時事更之更情風與明月無情還有清乃波頹

微笑素髮朱顏真酒中仙也晚洲携起栢谷蹲蹲而舞東溟謂主人曰人生百年此樂幾何不恨我不見古之人恨古之人不見我也 漫錄

氣魄

柳西崖成龍四歲知讀書勝冠入冠岳山廢菴中俯讀仰思至忘寢食一日有僧乘夜遽前曰獨棲空山不畏盜乎公徐曰人固不可測安知汝之非盜乎讀書自若僧乃拜曰聞措大志確來相試耳 本傳

壬辰之亂高陽進士李櫓稍解操弓有膽氣一日與同伴持弓矢入昌敬陵不意賊衆大至滿谷中櫓無以為計奔入於藤蘿叢中賊來索窺覘三人從其內射應弦而倒又還其處往來倏忽賊莫能測自是所至見叢薄則避不敢近 懲毖錄

李九畹春元少有氣魄十一歲入大麓遇兩虎交鬪人皆氣絶公獨升木縱觀神色自若及爲騎郎寓直府吏告曰舊室有魅久廢請宿他所公不聽入處夜有鬼魅從板子上下來擊摩遍身冷氣逼人公凝臥不起良久自去 本狀童土集

鄭忠信爲滿浦僉使時奉命入建州詳察賊情與諸酋論卞諸酋屈伏且曰爾國每以我爲賊何也曰爾國有盜天下之心非賊而何諸酋笑而撫其背 本傳

肅宗己巳後申副學啓華擢重試魁率文武榜環擁大街而來無敢以新来呼者有一騎驢人率小童十分疲弊觸於前導幾不免徐知其申新恩即面馬使小僮呼之觀者笑以爲妄申不爲動以重試答之僮太呼曰雖重試呼新来申怪之下馬而趨騎驢者進退數四而去其人盖閔昌道也申歸語其

大人判書㝡判書曰閔當癈錮之日能作狀活事眞有氣也

云 漫録

柳文貞寬常以濟人為心欲作橋梁院宇者雖僧徒即與錢帛

每言朋友有通財之義好施與以物 本傳

土亭贅于毛山守家娶之翌日出而還無其袍人問之曰見乞

兒三人凍。割而分矣聞病者輿之 上同

李山甫號鳴谷值甲午大飢親戚之窮餓者皆歸公〻分俸賑

窮至撤盤飧以哺之每食未嘗飽子弟或請加飧公歎曰此

何時也喫飯幸矣敢望飽乎平生急於濟物見人戹困若飢

渴之在身 上同

韓山崇文有李上舍者牧隱之曾孫也隱德不仕性淳謹好施

與人稱長者嘗有乞僧到門容貌奇怪上舍即給數斗粟后

數日僧又来乞衣即脫所着上下衣而給之數日又来謁膜
拜曰公乃施恩於不報之地必有餘慶貧道稍觧地理願覽
宅基謂曰上舍有貴子庚子司馬壬子及第多享壽福然此
宅終為異姓人所居後亦庚子司馬壬子及第功名富貴畧
與相同而上舍子孫冠冕連綿幸為善竟終言訖飄然而去
上舍子允蕃果庚子司馬壬子登龍官至嘉善大司諫年八
十餘而終矣其宅竟歸於上舍之次子叅奉允秀〻〻無子傳
於外孫申某又為權某之居亦庚子司馬壬子登第官叅判
年七十七僧言皆驗大諫孫之希伯登第官至寺正〻〻之孫
判書顯英〻〻之子判書基祚皆為名卿 竹窓閑話
金流連者金城民家也以富名鄉里為人好施厚資乞丐来者
甚衆歲飢則為廣堂鴈序列之側席坐其下與之同食以此

千里纔至每當炊出覘客幾何矣乙丙之荒人之往嶺東者
往〻見木碑植於道邊權一衡為邑宰聞而奇之送馬致之流
連惶恐不敢騎〻牛來謁權禮貌之且親録其名於鄕案毋
令鄕廳私役屬馬固辭不獲監司巡到金城召以營裨抵死
不承命使吏掠之具羽笠佩弓釰禮謁遂使乘騶前導辭曰
賤不習騎且老病懼或墜死也使赴營亦不肎 東溪集

有某生過宿定山鷄鳳寺日甚寒見一人戰慄入門飢容垂死
諸僧苦其夜来求食以白眼視之旁有一衲見而哀之曰来
何暮能飯乎取一盂冷飯餉之生曰爾能恤窮真有慈悲性
爾飯資有幾曰無立錐之地一口憑十指耳曰何業曰歲結
籠百餘隻取直半百緡一口似有裕而常患乏耳生曰何故
白貧道好朋飮得百錢作数日酒債耳曰節其飮贏其錢辦

山田数項儕老不事可予曰無傷也吾有弟居韓山家饒而
友吾舊居近韓一寺弟資我過節貧道佛子也不欲坐受厚
餉移居于此有疾則弟裹百味来餉疾止乃去嘗於辛亥大
浸結籠不售弟遺錢廿緡曰頼以糊口明年見還也周年而
餘六貫還之弟戚曰無爲也前云見還者知兄好飲恐作一
醉資耳且兄之平日賜弟多矣以兄好酒多欠人債移徵於
弟奈何兄性悍奪弟之田其訟于弟賢如此故其妻子皆愛
我甚至雖老不結籠不怕餓死生不覺嗟賞曰世無好人云
者真不可信也僧曰不聞吾主人之賢〻於吾弟者乎扶餘
有千先達者富而好施每春夏交度一村之貧者賑濟之有
假貸者多小惟其求後不償不問其宅近市辦餅酒饋市人
有菜色者嘗湖南大無流丐滿門皆賙之滿義行意之名達

於四方言未已戰慄之客踴躍而前曰有是哉吾之自南来也初不知千君之家而入焉千適不在家人與数升稻叱他已倍簁俄而千君至挽而飯豊甚數里外講堂使穩寢明早慮我直還親至講堂招而同飯之又患斗穀竊意其高義出世或者偏恤此身生曰今聞僧言果是博施君子也云 漫錄

近世李匡輔為南平宰李光溥為咸平宰嶺南一生與咸平至交欲乞婚需而往誤到南平通名邀入上堂則生面也客恠之曰子非南平乎曰是也曰吾誤聞矣遂言其由宰曰客之所知乃咸平耳然四海皆兄弟吾亦非親舊款遇十餘日客請歸乃列書婚具以中品備給可直百餘緡錢謂曰吾以新交不能優助可更往咸平客大驚往咸平〻〻所助僅十之一耳 上同

誠實

李判院邉表裏如一嘗曰吾平生未嘗欺人一無偽病廢仕佔畢金先生曰信若此言相公之德眞實篤敬也 秋江冷話

孫七休舜孝爲江原監司時大旱禱雨無效公曰不得雨者守令不盡誠也誠心感天〻必應之遂齋戒親出祈雨夜半聞雨聲喜曰我當謝天被朝衣立庭中無數拝天雨勢漸急吏持傘倚後公曰尊敬處安用傘守衣裳盡濕後或不雨則怒曰余禱汝雨而不雨何也怒神之語雖非自反之道而身若不誠則必不能發此言也 本傳

有録事梁成義者爲禮安縣令人皆賤其爲人而退溪先生盡其民主之禮久而愈敬成義反挾地主之尊嘗到漁梁伻邀先生辭甚居先生辭以疾令子弟往見 退溪言行録

先生待人喜怒不形於色苟無大故未嘗絶之皆容而教之冀其遷改榮川守李銘素悖慢来謁倨傲無禮咳唾自若指點屛幛評論書畫先生隨而答之侍坐者皆有愠色先生畧無幾微見於顔色 上同

李山甫字中录號鳴谷兒時與群兒戲氷上跌足折齒群兒懼爲父母所責謀所以飾辭者曰叔父嘗以不欺見教吾當以實對叔父即士亭也後士亭聞之歎賞不已 本傳

鳴谷年十七娶婦於京士亭戒之曰須惜寸陰公奉教惟謹嘗在江榭讀書諸友共拉公登舟抵奉恩寺諸友先入寺日暮還舟則公在舟中讀書諸友嘲之公曰父兄有戒不敢違也 上同

重峯自幼作事有始終與里中諸兒釣魚里兒紛然移坐冀多得先生獨堅坐不動至暮較多少公之得多於里兒有一潢

池先生與里兒合力㪺水至日夕水尚深里兒皆散先生曰山可夷河可塞此事功已半矣奚為而止也以宵而止則今宵水必還入前功盡棄事必不成强留數兒達夜㪺水翌日暮潢渴得魚而歸 抗義新編

重峯有臧獲在某縣累世不知人有告公者公即徒步往問之適值慎公彦慶以使行到縣慎是公舊識為發官人拿致其奴〻初不認為主詐稱良家慎公怒笞之猶不服公不忍見其楚毒乃曰此漢果是吾奴則雖杖死可也萬一不勝榜掠而誣服則刼良為賤大不可姑停刑訊以情問之可也慎公大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此奴屢世逃橫厥罪已重今見公無勢位可畏故欲僥倖苟免雖用重杖尚不肎服况以和言問之寧能首實公不聽招奴溫言諭之曰汝萬一反主冒良

則罪實在汝〻亦人耳可退而思奴唯〻而去翌日公與慎公同坐奴與其母及子女詣官叩頭流涕曰屢世反主罪固當死今又主公赤心温諭天日可畏豈敢終反耶慎公驚服曰官家用刑不如公一言之德嗟歎久之 上同

仁祖改玉後有一宰臣以罪人自處雖一二人名為會集則必稱托不赴在家亦未嘗對人執酒曰吾於廢君之時身居可言之地見其必亡之事而畏懦不敢一言以諫坐對(待)其亡今若揚〻出於宴樂之間則人雖不言獨不愧於心乎是以不敢自同恒人庶少贖前罪梧里楸灘二公聞之曰可卜其終為賢大夫後果為賢宰相 公私聞見

仁祖丁丑還都以張谿谷維起復擢拜右相金潛谷堉以承宣諭旨於安山仍與私語曰吾以勉出相國受命于上勸公行

公乃重責也若以私情言之境內姑無兵革之憂相公只以
上旨釋褁而起則終不無歉矣先輩愛人以德而言辭之誠
實如此 上同

李相國浣武宰鷄林君守一之子也少時語鷄林曰武官其爲
娼供役親押離子不欲與之爲伍矣鷄林曰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汝父少時亦有是事耳李相不敢復言其推恕戒飭之
言眞誠厚長者也 上同

李白軒景奭字尚輔誠謹仁愛受 命禱雨必敬必誠歸不鮮
公服伏於庭中待雨乃雨公禱未嘗不雨遇旱而聞公禱都
人喜曰今當得雨嘗曰士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不忠厚則
刻忠厚不正直則儒 本狀 西溪集

李文惠安訥號東岳被選於清白吏嘗語人曰吾於詮部按郡

豈能無所玷而但吾夫人不善治家使吾衣服飲食居處服用之物不能為觀美故見者認吾為清白吏甚可愧也（公私聞見）

金潛谷堉字伯厚少甚貧困與農夫為五日做三件事一科表一首也一雇傭取給也一炯土腐草燒之剔之打成灰三斗也耕鋤之暇布算田頭歸點松明孜〻揣摩乃大同法也（耿〻錄）

西谷李判敦正英少時以前翰林為私行逢竹陰趙參判希逸於高陽惠陰嶺趙公年尊故李公下馬拱手而立趙公駐馬與語良久乃行〻過數十步急回首呼之曰吾有未盡語可來更聽李公即下馬趨進鞠躬請教古人敬長之風如此（壽谷集）

附謹慎

成廟昇遐之日士夫巨族多有佯若不知而婚娶者竹城君朴之蕃武人也翌日亦將醮子賓朋畢集忽聞大內疾銃乃曰

君父不豫臣子何忍私行婚禮遂罷之有識者曰儒林反不
如武夫云 慵齋叢話

安公坦大家世甚寒微而性醇不與人較有女入宮爲 中宗
大王後宮是爲娼嬪自是持身愈益謙謹雖隣居小兒至門
詰責只引過遜謝而已一未嘗發忿懥之辭及嬪生三子女
遂杜門不出恐人或以王子外祖稱之昌嬪次子德興大院
君生我 宣祖大王入承大統安公處地尤尊貴而不變賤
時之心身不着紬緞晩以老病失明 宣祖欲榮其身擬以
尚方所進貂裘賜之而恐違雅志使人試之曰主上方製貂
裘必以賜公旣賜之後則公不敢不着安公曰我是賤人着
貂裘死罪違上命亦死罪等死無寧安分而死 上知其意
不可奪命家人稱爲兒狗皮而贈之安公以手摩之曰尚方

之拘有別種耶毛之柔細何至此耶為加於身安公之於
宣廟乃外曾祖也不過厚其衣食安其寢處而已未嘗加一
命之官盖不敢以官私人也安公所得迪順副尉告身亦其
原從勲例得者不以私恩也至 孝廟朝追贈右議政 公私聞見

谿谷張相公嘗語子弟曰汝輩為人下官必下馬於上官大門
外騎馬將歸上官有追傳之語則必下馬而聽之如有傳禀
之事則亦下馬以俟盖敬上官所以敬君上也云 上同

谿谷在 仁廟朝以吏判兼大提學言事獲罪補羅州牧使公
在朝以簡伉得謗而及莅州武人之為金吾郎者為拿罪人
過境入客舍公具冠帶乘馬以進曰王人入府不可乘轎及
相見禮貌甚恭即俯伏流汗曰老爺何自損如此公笑曰都
事在京則踵吾門納刺亦難矣今則與在朝時不同外官之

待王人事體不得不如此此此且末俗尚驕下凌上替日甚一日吾所以為此者欲使後生知舊例之如此云 上同

趙樂靜錫胤為晉州牧使日〻乘曉進謁於兵使〻〻懇請除禮則乃曰吾之所以為此者非為使道也乃敬君命終不廢 上同

趙樂靜居衿川嘗與鄉人上洛還到鷺江人多舟少兩人分舟而渡趙舟竟覆鄉人在隣舟見之不勝慘愕還家即往趙家樂靜之父大司諫廷虎方與客對碁鄉人不忍通訃久而乃言之公落子不輟曰吾兒豈乘朽舟鄉人質言目見公乃推枰徐曰吾子決無此理君必誤見耶鄉人不得已辭退欲出見樂靜入來驚詰之曰吾見其舟之危從船尾跳下君之慮我之死無恠也樂靜此事可匹美事於曾母之織自若苟非平日謹厚周慎見信於其親者可能若是 壽谷集

閔驪陽維重補鏡城判官乃北兵使管下也每日往謁兵使金遏〻請止猶不止兵使〻其妾每日盛備酒饌待判官入坐舉床以進閔公曰此無前之事也何可日〻如常懇請止之則兵使曰判官不聽吾言每晚來候吾安得曲從判官之請乎判官不得已間日往候 公私聞見

金判書佐明奔夫人於楊州聲言某日當由東大門反虞其日公乘晩舟下西氷庫自南大門疾入無一人出迎蓋公判兵曹兼守禦使且其子錫胄以新名士有文名願交者多故慮其賓客雜沓以致人權重之疑也舉措雖似權道而末世處此地之人可以為戒 上同

廉儉

世宗三年於慶會樓東以散材搆別室不用礎砌覆以茅草務

令儉素常御是堂 祖鑑

宣廟嘗迎詔西郊內侍進午飯及撤命賜諸儀賓只水澆飯一器乾魚五六尾及醋薑淹菜醬而已諸公食訖 上命裹餘袖去曰此禮也嘗披裏衣示羣臣曰予衣亦用綿布臣子服用豈有過於予者乎諸臣惶愧日後侈習頓變 公私聞見

東陽尉內子貞淑翁主嫌其庭除狹隘告於 宣祖曰隣家逼近語聲相聞簷宇淺露無有隔碍願得價買其地 上曰聲低則不聞簷隔則不見人之居處何必廣也因下亂簾二部曰懸此可以蔽也以終 上之世不敢加占 上同

仁祖於大內所御床榻未嘗加以丹漆 上同

孝廟嘗倣唐制造鍮燭臺賜諸公主當時稱其華美轉相借觀比之今制陋劣朴野殆令人唾之亦可觀習俗之變 上同

長生殿壽器漆滿百度則歲加一漆 祖宗朝副件爲倭亂時刃斫者 孝廟命去漆而視之木理頗好而有數三補孔矣 祖宗垂制可見 上同

肅廟壬戌承旨徐文重論近世侈靡之弊仍言臣祖母貞愼翁主卽 宣廟之長翁主也及臨終以 宣廟遺衣襯用於送終卽青染三升短襦及三升襦袴也想平日所服皆如是耳所當取則者也 上曰予當體念焉 寶鑑

柳文貞寬名相也卜宅於興仁門外冬月布衣芒鞋淡如也見客時亦赤足曳草履時時持鋤巡圃門下學徒甚多祭則與諸生飮福以鹽豆一小盤爲佐酒以尾盆濁醪相酬小屋數間不蔽風雨雨則持傘以承之 太宗出幸見無墻藩命繕工官負就其居乘夜設籬以其知之則辭故也 本傳幷野言

孟文貞思誠 世宗朝入相 清潔簡苦不事生産食常以祿米一日家人以新飯進公問何處得來夫人曰祿米甚陳久不可食故借於隣家耳公曰旣受祿當食其米何事於借 戊寅記聞

金命中 世宗朝文科嘗爲豐德府使遞還也家人撤衙門鋪席而來設堂中公知之怒責之卽卷束將還之適隣官謂之曰還送太露遺我可乎公笑而與之 東閣雜記

李判書友直趙參贊元記 靜菴叔文 宋判府欽洪領相彥弼皆 世宗朝名臣以淸白著稱與黃許齊名 上同

李孟專字伯純居星州 世宗九年登科入翰苑遷正言守居昌以淸白聞知時事艱危棄官歸鄕托以盲聾杜門謝客曾山初屢召不起終老丘園與夫人金氏年皆九十家貧坐無茵席食無匙著與金司藝叔滋爲道義交佔畢齋入謁則終

日閑門心語雖妻孥莫知其托盲之意 本傳

孫七休舜孝位高而心愈約每對客設酌只設黑豆苦菜松芽爲蔌戒子弟曰吾家起於草萊無傳家舊物惟以清白傳之足矣嘗醉臥以手指胷中曰此中無些子汚物 本傳

鄭校理鵬字雲程清節自牧柳子光之表親也公之入直擧家闕公之夫人求貸於子光〻欣然即納米於俗盛將置於缸使丘吏載騾子而送之公出直見玉飯問之夫人直告公推案笑曰入直之朝見買泡滓作粥吾知其窘而不爲措置是我之失非家人之過遂準其所用并與本米而還之其困窮不變如此 松窩雜記

鄭新堂鵬燕山朝論事杖竄靖國後辭徵不起 中廟特除青松府使清苦自律領相成希顔素親切致書求栢蜜公曰蜜在

民家蜂筒栢在高峯絶頂爲太守者何由得之昌山愧謝 野言

安玹字仲珎忠清勤儉一代名臣也布衣惡食以守平生一日客来公進飯惟黄藿以鹿醬爲湯公不嘗而和飯客曰羹若不好奈何而不嘗先和乎曰羹雖不好容得已乎 本傳

李新菴俊民性廉潔吾薦一武人爲濟牧々送一駒於公々受而畜之久之遞歸来謁公使人牽入其馬欵段也公曰武將不可騎如此馬吾有馬合於君即與其駒其人後乃知之每稱服不已 本狀是窩集

尹梧陰斗壽有貪名而好施與其弟月汀根壽甚廉潔時有武弁爲平安兵使致饋梧陰具數千種人參一斤貂裘一領他物稱是於月汀則水獺毛扇一件人參數錢而已梧陰則盡受之月汀答書曰毛扇則方見之受之人參適有數錢還送

吳楸灘允謙使日本將還置餘米於一房關白例贈之物盡置馬島以一箇柚子置手中及渡釜山投海中書狀李公景稷見之曰吾性愛釼求一寶刀兩來何心持此而歸即解刀投海年譜

孤青嘗與玉亭訪南溟於家時南溟小出見其齋居几席華麗心惡之以泥鞋蹋之示嘲責之意南溟歸見之笑曰必徐李二子過此也孤青遺事

任竦菴出居楊州奉安驛饘粥僅繼或戲曰君眞仙人能不食不死已未之飢或曰今年君必殆矣何以不愁公笑曰我已知當死〻必爲餓鬼若復憂愁當復爲愁鬼一鬼不容兩役故不憂也鄭公㞳素相親戊午冬按關東過公宿見公飯粟

曰吾營有別邑供紙〻價數倍於市君若以數束紙送我〻
當收送紙價使公飯稍公曰此所謂防納者耶鄭曰供物乃
有防納耳此營門紙價米士大夫皆請受君何嫌焉公正色
曰輕納紙而重受米非防納而何故人久則相見可喜奈何
以此事相勸鄭大慚語人曰士大夫之不防納者尠也斯人
并其近似者而不屑其賢於人遠矣公之還朝祿薄不自資
假貸繼之新娶尹氏在沔川亦不能迎致短衾破席獨寢空
宇仍感寒疾友人權儆已借以衾得小汗長便束衾置架上
是夜卒親友就視短衾覆體兩足皆露 言行錄澤堂集

李完平退居襟川 上賜以衾褥寢席承旨復命曰元翼扶左
右僅能承受只言年垂九十氣力耗盡朝暮待死而 聖念
下及罔知所達云 仁廟曰氣力如何家舍如何對曰纔蔽

已極精神都忘所居家舍以雜木構成兩間草屋僅能容膝
家人所入之處右爲傾頹不蔽風雨且其累世族山之下傍
無數畝田疇數口藏獲只以月給之米連命云矣 傳曰爲
相四十年數間茅屋不蔽風雨其淸白安貧振古所無全該
道營造正堂公廨營造八京城舘洞舊第 日月錄

金醒翁德誠淸苦自守歷典七邑民皆立石追思所居不蔽風
雨一狗裘通四時着之隨弊隨補幾二十年嘗曰人若留心
於衣服飲食則其餘無足觀聞人服食之侈奢則必曰此亡
家之道也 本狀浦渚集

姜雪峯栢年一間茅屋不蔽風雨惟以文史自娛終身不改 公私聞見

趙滄江涑爲臨陂縣令以竹皮爲席名曰籜團欲贈蔡湖洲爲
草堂之用適湖洲子弟以瓦覆草堂滄江歎曰瓦家不合此

物遂不送湖洲聞之愧歎晦隱集

金文貞墳居第在終南山下天性儉約雖身爲上相戚連王室而食不重肉親執鄙事未嘗以尊貴自處公私聞見

李延陽時白世守清儉一日聞其夫人措置錦線方席大驚命鋪蒲薦於庭下揖夫人共坐曰此吾舊時所籍也際造風雲濫升公卿慄慄危懼恐致傾覆豈可以奢侈促之哉蒲席猶不安況錦席乎夫人愧謝即毀棄之上同

禹兵使尚重方主湖西鎮其遊於營中者語人曰滿朝名宰不有請托之事者四家清陰金相國浦渚趙相國延陽李相國龍洲趙判書也清白自持之人亦寡矣乎冶谷三官記

倭譯金謹行以富名而衣粗布戴破笠圈子用赤銅塗金子帶以[illegible]角[illegible]爲之佩刀以木爲丙曰物之付身者或華美則

貴游子弟皆欲取之不與則失其歡心與之則無以遍及吾

輩得禍皆由於此等事其見識之透如此 上同

漢城明哲坊有李茂齡者因世亂以軍功賜武科出身常行於市有物觸靴乃銀子一包也遲留以待尋者日暮不至遂掛榜而歸明日有尋到者即擧而與之銀主驚喜欲中分茂齡堅辭不受可爲士大夫心術之戒 晩晦集

鄭相載嵩嘗喪室治葬於果川斫伐立木頗多本無外堂欲輸致營建之際適拜戶判遂積材於舍後終不作舍人問之荅曰吾於長度支之日忽起翼然之高堂則誰知吾本意乎旋又入相終身不立外堂其周愼類此 壽谷集

趙迂齋持謙字光甫 肅廟甲寅後廢居新昌貧不能堪賣田於舊日本主只受當初之價蓋曾於荒年廉價買之也本主

启服飾棺板亦如秘器及光葬之西郊未五日爲賊徒掘發
以此觀古今遺變者皆由天道之忌盈耳 上同

柳之萬武臣琳之庶子而沈器遠之庶女婿也丁丑後隨世子
入瀋陽行中衾或毛或錦而此外十餘件亦皆細緞輕煖者
視日寒煖隨意加减又嫌溺缸寒冷造以猪皮着漆映人
孝廟在質館見之歎曰吾以王子之貴居處服用不及一賤
武乎今日乃知武帥貴也之萬聞而猶不懼終不良死

光海朝貪虐日甚叛亂民困時天將趙都司者留京城有詩曰
清香旨酒千人血細切珍羞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
高處怨聲高 稗史

附 賄賂

晨袖往安老家從廁穴綳之安老適如廁見而驚喜觀其刻
名感而欲報之後武人通名進謁安老忘之泛然接遇武人
問其不記逡巡微告曰小人之名廁間艮伊氏詳知矣安老
改容款遇曰何不早告因問艮伊氏有序乎武人伏而對曰
其父當次第産矣安老笑而頷之 禦眠楯

黃士祐當安老秉權之日依阿取容位至吏判貪濁甲于一時
受賂賣爵以肥其家堂前別起馬廄昏啓廄門及朝點視駿
馬懸柱題名者日不下五六 鶴城雜記

尹元衡爲吏判時有一人納蘥累百斤求補叅奉元衡臨政疲
眊郎官秉筆而俟元衡久不呼名郎卒問曰以何首擬元衡
和眊而荅曰高傲〻者蘥之俗稱也及受點廣求高傲而不
得一處有遐鄕寒士名高傲者以其人拜之元衡不敢下其

真假 鄭眠楯

元衡敗後有人僑其宅見壁上反糊一紙詳察之白粒三百石大艦一隻并納云受貸蓋類此 於于野談

李梧里元翼在光海末年退居驪州仰德里 仁廟改玉日拜首相召之時權臣之有罪者將待公定其生殺其中一宰 柳希奮云 有寵妾以其所頭珠履納公側室以丐命側室持以告公公垂淚曰使臣下有此物其君安得不亡使姬妾著此物其人安得不死 公私聞見

德山地有求仕契〻員各出米穀斂散聚息積貨充物每值都目之時除出累百包穀給契員兩人使自求仕其人持以賂京無不得官而歸每都目殆同仕滿應遷其中一人得官於白沙掌銓時而白沙非貨結者白沙之姪擢腸宰德山聞其

事問白沙曰其地某甲何以見知而除官曰非我知之漢陰薦我也蓋契人納賂於漢陰之妹氏轉請漢陰也白沙惟知漢陰之不我欺而不知漢陰之見欺於其妹氏展轉相誤如此 上同

光海時宮役疊劇民窮財盡怨詈朋興不得已使民買官金腰玉頂相屬於道時人為之語曰金者玉者銀耶石耶錦衣紬衣土耶木耶識者恥之 日月錄

近世閭巷間有劉婆者家積萬金締結名宦宰相及將兵者妻妾婦女作為心腹探知卿宰家所信所畏者以至奥密之處無不歷〻詳知隨其蹊逕而賄之操縱伸縮皆如其志事無不成常謂人曰有賂而不得官是由不善用賂也其無才能可知雖幸得官將焉用彼哉其視朝廷如儕友之家云時 肅

廟乙亥也 國朝彙言

魯莽 附迂潤

中廟朝金提學訢 安老之父 進讀綱目漢獻帝紀郭汜之汜讀似上讀汜訢啓曰恐音似 上曰曾出汜似二音訢愕然汗出後考之果然 前言往行錄

金贇成瑭爲全伯時盜賊橫行公患之移文列邑命捕素餐之人有武宰問於吏曰素餐是何人吏曰必蒙喪人不然是僧人宰乃悉捕喪人及僧徒滿獄囚繫而論報公題其報狀曰太守眞是素餐之人也未幾罷之 思齋摭言

金直學千齡爲己酉進士壯元試三都賦居首儘佳作但叙高句麗國系云朱蒙啓其赫業東明承其祖武不知朱蒙東明是一人而考官不察士林傳誦我東之人不詳於本國事積

如此 上同

明廟朝周愽為校理裏鈍不能作聲臨講乃請下番修撰李忠元出於倉卒殆不成句讀時以為笑大抵論思之官必須先期熟讀以備顧問可矣 類說

榮川有金生所書白月樓雲塔碑龍蹈鳯攫光價貴重其人為邑宰時以親舊多請印送憤其為邑弊乃以碑石所置之處為馬廐使糞壤堆積人不得下手 藥泉集

迂濶

黃翼成論大事決大議日事贊襄而不念家事一日婢僕相鬪一婢至公前訴公曰汝言是也一婢又來訴公又曰汝言是也夫人在傍曰甚矣大監之矇矓也必一是一非何無立落也公曰夫人言亦是也看書不輟 太平閑話

孟文貞思誠覲省溫陽往來之時不通官府簡儀從時或騎牛而行陽城振威兩倅聞公下來俟于長好院見騎牛過去之人使下人呵禁公曰汝以溫陽孟古佛言之其人歸告兩倅驚惶走出沈印於岸下深淵後人名沈印淵

李文質芮字可成官至刑判登 世廟拔英試 上引見設酌御製詩一首令羣臣和之成判書任附耳語公曰 上常以公爲迂濶可爲戲詩呈之公遂和云歌詠聖德欲起舞天風吹袖助回旋 上大笑曰予以芮爲迂濶今觀是詩豪氣有餘令內女用公詩彈琵琶使公起舞增歡 本傳

金乖崖字溫守文良奇偉俊壯雖至極品處之淡然常騎馬瘦骨崢嶸旬月之間連喪數馬或曰何不使掌馬者致勤豢養違則撻楚呼曰安可以畜物而罪於人 上同

成廟朝兪生承垣者洪川人嘗挾書詣闕多言時政士卒騰笑兪嘗牓其亭曰清風其友朴生扁其齋曰明月縉紳之間有可笑事則必曰兪清風朴明月二人皆坎坷（謏聞瑣錄）

孫七休（或稱四休 或稱三休）舜孝按嶺南若過孝子烈女門閭必下馬拜拜雖雨不避都事李緝擁簔坐田間公拜畢謂曰足下何以爲之曰我先令拜矣左右無不掩口嘗陪獵于穿嶺有猛虎公乘醉抽木箭欲射之衆人力持而止凡事多類此（慵齋叢話）

兪潘溪好仁天性淳謹能文章成廟重之以校理乞郡出宰山陰有一氓失昇呈狀欲推兪終日苦思始題曰夫昇也者不可一日無者也饘於粥於賴以爲生盜乎〻〻盡還其主或謂之曰吏文不須煩當要簡約兪曰諾又一氓呈狀兪欲止之題一毋字吏捉其人之母以告兪曰毋者禁止之辭爾何

不識字義勿捉其母来 上同

李世靖踈迂無才能治経精熟年六十不第李貳相希剛成系判應卿金同知公碩洪于海兄弟皆蒙訓誨成名諸公同力薦之除金吾郎出宰青陽時崔貳相淑精新除湖西伯諸公以青陽付囑曰是吾輩師長也有學術清操愼勿考貶到界初罷黜及崔遆遝諸公責崔曰一道豈無猾民之賊而獨使政拙者黜之乎崔曰他邑宰雖横只一賊耳青陽雖清六賊在下且腹中空虛豈宜作宰六賊指六房之吏也洪曰李師長腹中六経充牣豈云空虛曰公等盡将李腹之六經分取充自家腹中李腹雖大何曾有一物耶一座大笑 朝野奇聞

申企齋光漢長文詞而短於吏才為刑判不能聽理罪囚多滞囹圄不勝容乃擴構獄間以處囚人以爲笑不辨吏牘如律

字等文字亦用詩語有人以湖南禎女呈状題曰海南居生奴莫同年丶貢膳爾何聾官威捉致非難事須趂東風二月

中 上同

中宗朝朴崇元為江原監司臺諫以迂拙劾遞 上曰浞也拙箴也固執乃申浞許箴也中公感上知遇因以用拙為號云

壬辰之亂有一臣廷議曰賊善用槍刀我無堅甲當以厚鐵為滿身甲被八賊中則無隙可刺曰然大聚工匠晝夜打起既被之身不能運知其不可用遂罷又臺諫曰何不於漢江邊多設高棚使賊不得上而我在棚上俯射耶或曰賊之鐵丸亦不得上耶其人無語而退 懲毖録

白玉峯光勳奇士也客游湖西公州牧使李其聞其行過使諸妓往迎諸妓亦慣聞其名以為天上仙人也及見之容貌古

恠擧止踈野不足以動人妓輩相謂曰此釣龍臺也盖釣龍臺有奇稱而無實觀故也 奇聞

鄭東溟爲北評事時夜臥覔句未定稚敲忽有村雞唱曉公命下人捉雞数罪曰吾詩未定汝敢先唱遂斬之 藥泉集

金安豊得臣能文章而性迂踈遭繼母喪哭泣不絶口不進粒米水飲者二日命幾危諸子閔迫急通朴久堂長遠邀来朴公曰雖喪人不可終日哭泣有吊客則哭哀至則哭而已時進粥飲以保躬命可矣因進糜粥金公連進二椀氣稍蘇朴公出欲上馬金公子請朴公曰水飯如何朴公曰此則成服後方可 朝野奇聞

金栢谷 安豊也 一生以遅鈍稱少時上寺讀唐詩萬篇而下来時値寒食於馬上得句曰馬上逢寒食呼奴傍道之奴曰途中

屬暮春如何金公曰汝於何處得之婢默笑之良曰此非唐音乎公細念之果唐音也盖奴亦耳熟故偶誦也以此於経史于書無不讀累萬遍而作文之際他人用其書文字則不知也輒曰此何在曰某書耳因從頭誦去至其處始悟焉遲鈍如此而文章鳴世如苦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似非透澗之人所爲噫文章之不繫於聰鈍如此 謏聞

崔遲川鳴吉一念奉公而於俗事多不省至不下青緑之色從子後定嘗騎驢来拜公問曰汝馬之耳何長也嘗爲戶判各司有修理事請得尾五百張公題云五百張太多一訥給之俗以尾一千張爲一訥而公誤以一百張知之故也 昆侖集

諧戲 附詭譎猜忌

孟文貞思誠居温陽五峯山下恬雅公平嘗還朝中路遇雨入

龍仁旅院一人騎從甚盛先據樓上公入處一隅先登者是
嶺南人欲為録事取才上京見公招與共登談笑慱戲且約
以公字堂字為問答之終言公問曰何以上京公其人曰録
事取才上去堂公笑曰我為差除公其人曰嚇不堂後日政
府之坐其人以取才入謁公曰何如公其人伏而對曰死去
之堂一坐驚恠公以實言之諸宰大笑公以為陪録事賴公
之力屢典郡縣後世稱之曰公堂問答 本傳

申高靈叔舟為領相具綾城致寬新拜右相 世祖急召兩相
而入内殿呼申政丞申即對 上曰予呼新政丞卿失對罰
一大爵又呼具政丞具即對 上曰予呼舊政丞卿失對罰
一大爵又呼具政丞申即對 上曰予呼姓又失對又罰之
又呼申政丞具即對 上曰予呼姓申卿失對又罰之又呼申

政丞皆不對又呼具政丞皆不對 上曰人君有問人臣不
對其禮乎又各罰之兩相極醉 上大笑 筆苑
世祖嘗與申叔舟韓明澮酣宴 上拉叔舟之臂劇飮曰汝亦
拉予臂叔舟醉甚於袖裏持 上臂上曰疼疼 睿宗時在傍
變色 上諱呼睿宗曰我則可汝則不可極歡而出 名臣錄
魚吏判孝瞻居厚尹議政士昕肥醢 世祖嘗戲曰魚孝瞻淳
厚朴元亨對曰尹士昕猜險 上笑 本傳
韓上黨明澮搆亭漢水之南名曰押鷗將退老江湖而顧戀爵
祿不能去 成廟作詩別之朝臣多和者判書崔敬止詩曰
三接殷勤寵渥優有亭無計得來游胷中自有機心靜宦海
前頭可押鷗澮惡之不列懸板中 野言
河文孝演嘗按嶺南南政丞為亞使公甚器重嘗行至晉州河

公歎山川雲物之勝南改容曰山川雖勝品官甚惡盖河公晉州人故也公大笑人服其雅量 華苑

盧蘇齋為相時有人來乞藥公曰獨臥散不須他藥客乃最良傷於色故公戲之乃養生書服藥千裹不如獨臥之説 類説

朴祥字昌世號訥齋性簡伉嫉惡如讐沈貞搆亭徧求一時名作公詩曰半山排案俎秋壑閣樽盂貞啣之公終歸田里憤恚而死 己卯錄

企齋申光漢詩曰落葉蔵秋壑斜陽暎半山貞未覺弟義言之云 本傳

李四宰耔坐己卯黨籍退居陰城隣人朴斯文世平自原還以紫蝦青瓜交沉葅送饋曰此葅有味公必為之感動矣公答書曰謹承[illegible]味感動則有之第恨君子無積之信世人

趙石磵云仡觀察海西晨興必念阿彌陁佛一日到白川郡晨興聞牕外有念趙云仡之聲乃邑宰朴熙文也問其由朴曰使道每念阿彌陁佛欲成佛我念趙云仡欲作觀察使石磵笑而不答 奇聞

蔡斯文紹權性坦率凡於事畧不致意常值衙仕一足着白靴一足着黑靴而往人莫不掩口金安老笑曰花色淺深先後發正謂此也柳大憲雲在傍笑曰天下無〻對之物古有一人父死上寺設齋暫哭拭淚而已後母死又往設齋痛哭下淚不已寺僧戱曰柳行高下古今栽此正對也盖靴與花齋與栽同音發足稱也淚與柳相近也 撫言

有一人宰湖南邑每侍母親作賞蓮之游頻貽民弊一宰於方

伯巡到時以官娉色惡以衙娉爲桃臺官風聞俱駁遞白沙在相位適逢發啓臺官謂曰兩宰俱不可深罪臺官曰焉得無罪公曰某宰以其母近帝漢則可駭而只爲賞蓮何怪也某宰以母爲桃則萬死而以父待客何関也時以爲名談轉聞于上〻亦大笑蓋賞蓮是村女俗稱衙娉父字之釋也 奇聞

宣傳官廳非先生不入若有誤入者大椎槌之雖高官不饒也一日闕内擧動白沙趍班時大雨百官沾濕無啜飯之所乃入廳中廳吏拒以舊例公曰吾曾經文兼吾名亦在案命取先生案來吏不敢拒取案以進公且食且閱每過一丈飯亦一匙食畢猶未盡閱乃携卷徐歩而出及出門佯驚曰吾以爲曾經或漏書耶遂去 上同

壬辰之亂朝臣爭献出避之策[illegible]

噫寧邉勸幸固失策此何等時相與才談以玩弄也

白沙李公善詼諧嘗有備局會議諸宰咸集而公獨後至或曰何晏也公曰適見羣鬪不覺來遲或曰鬪者誰也曰宦者捽僧髮僧握宦者腎相鬪於大道上諸公絶倒語雖滑稽而公見時事專尚虛僞畧寓規諷 雜錄

李白沙以請全恩臨海事被護逆之律出在抱川庄與人訴諂曰人以松皮同打松皮則爲餅打人則爲逆賊常以簑笠出田野與常漢輩談笑作戲曰汝等以何事被侵對曰外方烟役甚苦公曰京中則戶役極重盖與護逆音相似也如此等事甚多 日月錄

光海丁巳奇李兩相一時被竄奇配鍾城乘斗應注里在前李配北青乘負擔在後俱在路上李公呼奇公曰斗應注里之尼蒙之亦苦又何乘之咎曰如此之時真談亦可厭又何浮談也人聞之以爲奇公之答理勝於李公戲也 漫錄

京城北有曺溪洞李爾瞻以曺是南溟姓字欲立廟祀南冥闢書院聚其徒爲鷹犬任踈菴聞而笑之曰曺溪洞祀南冥孔德里合祀先聖耶爾瞻指此爲謗訕云 日月錄

趙玄洲緯韓善詼諧昏朝時嘗與諸公會飲會朝報至知有廢母廷請諸公却盃長吁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豈意吾身親見是事玄洲遽曰詩人亦不深思之言吾以爲適丁吾身爲幸耳諸公愕曰是何言也曰自我先有是世則爲不辰之歎自我後有是世則吾子孫有不辰之歎欲在我先者有不孝之嫌欲在我後者有不慈之失不先不後適丁吾身吾以爲幸耳諸拭淚笑曰聞君之言差可自解云玄洲之言可謂甚於痛哭而引喩甚好 壽谷集

韓西平浚謙爲巳卯進壯嘗訪洪荷衣迪于讀書堂荷衣適晝寢學士申光弼獨坐西平謂之曰申君何爲者曰鄉曲武夫名隷禁衛適尋友過此冐瀆惶恐申曰無傷也景因曰致甚好吾欲作風月可呼韻乎曰武夫本不知風月焉知呼韻申呼曰崇

中字

呼所知之字而必音響相同而後可也西平曰請以所業呼之
呼之因曰卿角弓黑弓之弓字可乎曰可即賦曰讀書堂畔月
如弓又曰更呼西平曰順風逆風之風字可乎曰奇哉同韻又
賦曰醉臉烏紗倚晚風又呼曰貫中邊中之中可乎申曰奇哉々々
三字同韻君不識字而適呼一韻真奇才也遂足成曰千里江
山輸一笛却疑身在畫圖中俄而荷衣睡覺謂西平曰君從何
来曰申韓內禁呼韻真奇才也因道其事荷衣大笑曰子見欺
哉此吾妻弟韓浚謙即新榜壯元也申愕然加敬愧其見瞞
韓西平有四婿長李正幼淵次呂參判爾徵次鄭玄谷百昌次
綾陽君綾陽即 仁祖潛邸封號西平嘗作別名以戲之皆
用字戴冠者以李稱牢之言其肥鈍也以呂稱宮之取其姓也
以鄭稱蹇之謂其姓燥也以 仁祖稱龍之言氣像非凡也鄭

嫌其比之蚤之常恨之及西平被黨去谷謂曰聘君曾稱我蚤之聘君則今為黨之矣盖以黨譏之也西平發笑

李洪男與羅世纘相倡酬以箫字為韵逐句下書李書羅至末句李次箫字曰羅李〻羅〻李〻两人相作太平箫羅遂閣筆 於于野談

邊吉州應璧多義氣工詩文嘗作一詩曰桑田本須臾碧海真朝暮潮落又潮生人間幾今古膾炙人口癸丑反正初人多来賀得伸公笑曰客言則但恐蝌蚪時公議發也客問之曰昔上帝大怒有尾虫魚龍牛馬之類咸聚死所一蝦蟆橫跳其前諸尾虫不勝健羨曰爾何福得無尾不罹此禍曰今雖無尾昔日蝌蚪時則有尾此為可慮云吾亦壬子春再入烏臺此吾蝌蚪時也諸人大笑 奇聞

鄭畸菴弘溟文雅無吏才嘗以副學出牧羅州時俞櫶爲監司殿最題目云秋毫不犯愛民如子考上鄭大怒卽日棄官發行乘獲轎到官監營直排正門乘轎入庭仰視監司而大責曰俞櫶不識父執恣意嘲戲人事眞豚犬也罵辱不已俞大不堪請上堂飮酒而終不聽俄而營吏進曰某日改羅州令監爲副學有諭旨矣吾今不爲汝下官無傷也遂上堂盡醉而歸盖例有秋毫不犯官庫板蕩愛民如子合境嗷嗷之等題目也俞果以羅州之不治欲置下考而不忍假用此題而隱有隱譏諷故也

上同

詭譎

許恭簡公誠性執判吏曹時奉公守正關節不到嫉人干請有請必反或求南邑則必除北或求近則必除遠有僧一雲權詐

多智欲注斷俗寺誣訴曰聞西都永明寺山水之勝欲一往注若斷俗寺則吾事去矣公竟使注斷俗雲笑曰老賊已墮吾術中 筆苑

金東峯玩世狂詭嘗就囚于江陵大書獄壁曰嗚呼獜也出非其時西狩當年遇獵師若未宣尼嘗一撫千秋萬世委靡守覺而放之後又宿于獄曰中此乃舊逆旅也 汝村筆談

宣廟朝判刑曹以神明稱人謂于定國復生李土亭欲試之擇市廛大舍自國初相傳一不買賣者稱以己物而訟之刑判召家主對卞主者曰此自國相傳十餘代文卷昭晰洛下人皆知之決非彼漢之家土亭曰此乃某人之家易十一主而歸於吾祖〻遺衣下鄉時背賣受三百銀於彼漢矣今欲還退且文書俱在一見可知刑判莫知其詳定日始訟俾納文卷至其日土

亭頹使數十人服着如市屢下人操伏於廣通橋下土亭則求
得古休紙一塊裹襖荷肩而過數十漢持杖突出曳土亭亂打
曰爾於往年旣受三百銀而斥舍於我今乃以貰斥操誣訴秋
曺世豈有如爾賊漢也又取襖中之物亂踏於泥水中凌辱毆
打無所不至有頃放之而散去土亭僅卧移時僅〻起来取泥
土中餘紙收入襖中蹣跚入去刑判見其狀驚問曰爾何人也
曰小人即數日前訟家之人也不意廣通橋下逢如此〻〻之變
今則還推舊家不可望而顧憑神威庶幾雪憤耳仍進襖中文
卷皆爛破泥污不可卞矣刑判捉来家主而詰之曰主無此擧
矣遂召橋邊人證之皆曰不知其事而俄有如此之事如此之
言仍詳陳所見刑判信之乃杖家主奪家而給土亭〻〻處其家
數日謂主人曰誰謂刑判之決訟如神也吾欲試之耳乃還之

金潛谷堉居鄉時隣有武夫目不識丁言無倫序公以其不修邊幅善視之後公爲忠淸監司武人来謁公曰從何来武曰欲圖非分冨貴路由於此矣公曰悪是何言曰吾年迫七十衰耗無子今擬再娶湖中幸而得賢内生子不絶血屬則将大福我也吾之此行實無異於犯上圖冨貴者也盖武人見靖社勳臣中有不念生民休戚全尚一己冨貴者故爲此言以諷之公郞以此言貽書於綾城具公宏曰此言雖小可以喩大交相勉勵毋爲無識武夫所慨也綾城聞之曰此吾輩之頂門針召見武人言之公私聞見

猜忌

李陶隱崇仁與鄭三峯道傳同師牧隱才名相埒然牧隱常稱

陶隱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不多得矣一日牧老見陶隱嗚呼
島詩極口稱譽數日後三峯亦作謁牧老曰偶得此詩於古集
中曰此真佳作然君輩亦裕為之至於陶隱詩不易也三峯自
此積不平後為柄臣令其私人出守陶隱所配邑杖殺之陶隱
詩曰烏呼島在東溟中滄波渺〻一點碧夫何使我渡潺零只
為哀此田橫客〻字下有落二字氣槩橫素秋義士歸心宗五
百咸陽隆準應天人手注天潢洗秦虐橫何為哉不歸來惡血
自汚蓮花鍔客雖聞之將奈何飛鳥依〻無處托停從地下共
追隨軀命如絲安足惜同將一命寄孤嶼山哀浦思日色薄嗚
呼千載與萬古此心盡結誰能識不為塵霆有所洩定作長虹
跨天赤君不見古今多小輕薄兒朝為同袍暮仇敵三峯詩曰
曉日出海赤直照孤島中夫子一片心正與此日同相去曠千

載嗚呼感余秉毛髮竪如竹凜〻吹英風 月汀詩話

世傳麗朝金侍中富軾與鄭學士知常同遊山寺鄭有琳宮梵語罷天色淨琉璃之句金喜之懇乞不與乃搆而殺之後金往一寺登廁忽有從後握囊者曰君顏何赤金曰隔岸丹楓照面紅因病死唐列庭芝作白頭翁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其舅宋之問愛其句懇乞不與怒以土囊壓殺之噫古今之人猜才好名如此爲詩者不可不知 上同

姜公九萬麗朝名臣也文魁入相有重名居晉州大鳳山下宅後有一大岩上有一小岩如鳳鳥之狀江南道人見之曰姜氏之盛以此也至孫侍中洪兄弟十一人皆列侯卿相時有閣門祗候李之元忌其勢重潛使人擊破鳳岩中有白石大如巨甕者四又以鐵椎碎之皆血也後數年遺賊臣拓俊京之譏公及

并皆杖流而卒一家被禍者二十餘人自是姜氏遂衰姜[illegible]此雖前

潮事姜氏傳故錄

崔永慶與鄭寒岡逑不相悅寒岡好種梅嘗植梅百株於軒前號百梅軒一日崔適到軒寒岡不在崔呼奴覓斧盡斫百梅而去其爲人蓋如此云 魯西集

報應

李昌平公擗益齋之後委禽於朴翠琴軒彭年合巹之夕假寢新房忽有八老人來見曰某等將死君可救之乎公驚問之將以八鱉詣羹郞令奴放之江流又夢七老來謝言曰賴君而生恩可以報但一老折頸是可恨耳公驚起詰其奴果於荷去時逸其一持鍤以捕傷其頸也後公生八子名曰鱉黿鼉龜鼇鯤鯁龍皆顯貴黿以佐郞被禍於燕山甲子其驗尤著至今李氏不

食鱉浯溪奇聞

濟州舊俗不葬其親死輒委之壑奇中樞虔爲牧使備棺槨教以斂葬州之葬親自公始教化大行一日公夢三百餘人叩頭庭下拜謝曰賴公得免暴骸無以報恩公於今年必生貴孫先是公之子三人皆無嗣是年子掌令軸生子積官至應教積生五子逈适遠進遵進之子大升以道德文章名世

己卯諸賢被罪後四五年間群奸不得保爵祿洪景舟壬午死其女熙嬪二子錦原鳳城皆絶嗣李蘋以吏參疽發背潰爛而無子姓成雲以兵判爲沈貞光所逐出爲嶺伯嘗晝魘失魂閉眼則有惡鬼無數羅列以此不得瞑目而死金詮蔡忱趙璘等亦皆相繼暴死 野言

李憲平封牧隱曾孫也有文名性嚴酷嘗爲刑曹判書按獄之

際用法甚峻冤死多同宗李土亭嘗言憲平身沒之後于今百有餘年其子孫微弱僅免流丐豈非峻刑之報也 竹牕閑話

尙顏相震字起夫生弘治癸丑兒時卓越豪縱晩而發憤爲業半年已達文義十朔無滯丙子生員己卯文科年至七十二謚成安卜者洪繼灌言吉凶禍福無一毫不差至於公棄世之日亦言之至其年預具喪需以待至其日無驗洪怪之問曰古人有以陰德延壽者公之厚德必有是也公曰豈有是哉但修撰脫直還家路上有紅袱取而見之乃鈍金盞一雙也默而藏之掛榜闕門曰有失物者訪我來翌日一人來曰小人乃大殿水剌間別監也子侄有婚禮竊借御厨金盞今失之見露必伏法矣乃出而給之洪曰公之延壽必以此也後十五年卒 本傳

明廟朝李無強者性險詖締結權奸歷清顯爲咸北道御史州

官周悳乙巳謫人者必摘而罪之及奸黨敗無強竄慶源守令相戒曰此漢乃前日罪周救謫客者無一人眷顧人以為得報復 東閣雜記

明廟副令鄭彥慤以壁書告變多殺忠良後為京畿監司落馬一脚掛鐙不脫馬且奔且踶頭腦骨節糜粉而死人快之以為天道有知 上同

安彭壽海州人為延安府使一日乘醉枉殺三人時金思齋正國為監司以啓罷己卯後起廢除禮議赴召宿延安東軒夜忽中惡流血暴死此其陰報歟 思齋摭言

白參知惟咸參賛仁傑之子與從兄惟讓論議不合己丑之獄惟讓與三子駢首就戮惟咸當路揭揭自得不出一言以救後惟咸累年係獄終竄于邊人謂有天道焉 浯溪記聞

光海之廢也隨往宮婢有性悍者供奉頗不謹光海責之其人厲聲曰爺〻曾居至尊也百司八方逐日進供有何不足而索饌於無耻之流至有沈菜判書雜菜參判之語乎尚方以時節進細布毛裘有何不足而大開私献之路索貨索賂使人心大崩乎爺〻不謹奉宗社使國家至此而入此海島之後反責我不謹供奉能無内愧乎光海低頭無一言人皆憤其悖慢謂必有天殃後果凶死 公私聞見

辛酉亂後昌城府使金時若謂漢人作弊之流俟其来宿城底夜闔圍而椎殺至七十人而其中年十五一兒潛身逬去追執之掘地立其中以土填之將及腹眼睛突出而死背却立限之亂恩一何至此後金之三父子被執於虜一時就戮人以爲掘殺報也 竜湾録

李襸者武人也嘗守寶城郡得大鱉放之海後渉大津舟敗覺水中有一物以足偃之浮沈溺近岸見之即大鱉也後官至節度使類説

長興海口有物如龜而大府使朴某發卒數十舁致官庭其物叩頭出淚將欲縱之或言此物甲為寶貝頭有夜光不如剖而有之朴依其言俄見夢曰爾殺我〻必報爾不旬日府使之母及三子一姪與衙僕病死者十許人上同

永川民有捕魚為業者腰繩入水繩貫魚腮數十而出每入無虛手人以為神一日入深潭不出俄而鮮血浮水面良久還出則自腰以下盡被嚙破血肉淋漓火無完肌乃言初入水遇群鯉追之至一處其中明朗別一世界隱〻有樓閣庭除水深尺許巨魚千百為群騰躍血肉不堪痛楚叫呼垂死有白髮翁在

堂上大笑曰知爾罪乎可縱之使去乃由大門聳身以出仍病數月僅不死蓋是子以詐取魚而卒以取困報應之理昭矣其地豈龍宮水府歟 上同

仁祖甲申冤遠以原任左相謀反伏誅自點時居相位召監刑都事語之曰逆賊之伏刑者先斬頭次斬臂脚例也而此賊不可處以例刑先斬臂次斬脚以至於頭延陽李公語人曰逆賊行刑次第自有舊法創新為此者其得令終乎其後辛卯自點果亦凶死自點之子為延陽女婿而延陽去然 公私聞見

有一宗室居果川貪甚不能自存嘗於所居不遠因葬掘地得誌石乃高麗王子之墳也其壙中從葬牛馬奴婢犬羊之類皆以黃金鑄成於是掩坎而取金因得富厚一日為追逃奴至全州夜過田中為流矢所中而死 上同

有朴姓武人為葬其母穿壙乃高麗名宰之墓有誌石〻色如
玉刻字塡朱朴碎之投江去骸骨而葬其血穴逮庚申受戮 上同
孝廟朝一大君宅有兒婢杜玉年十七貌甚殊大君心憐之每
入朝杜玉進衣大君潛握其手他婢見之告于夫人〻〻呼杜玉
以引刀打殺之其後有柳姓武弁求仕寓青坡每雨中獨坐見
一美姝避雨大門柳忽心動呼而私焉情甚密問曰汝家無蹤
汝者乎曰吾父家在草廛洞中庭有大槐樹者是也夫家又不
遠而吾已到此無面更敀因過三年一日醉過草廛洞偶見一
家庭中有槐樹入呼主人〻〻出見語半晌問子女有幾主人泣
曰有一女已死矣柳詰其死曰吾乃某大君宅奴有女貞美為
夫人所殺死矣問其形皃年歲果其妾也遂言其由主人曰是
吾女也今作帷上典家亡矣君可今日殺之柳大驚懷利刃而

故女迎謂曰郎心變矣逐則便逐何必殺耶跡已露不可留郎下堂涕泣而去自此無影響明年又雨中獨坐女忽入門一揖漢隨上堂曰平安否吾有報冤事而與君緣薄更托於他人此人氣廣足成大事看我所為遂別去無何大君喪逝大君家人所見處滿堂無非杜玉歌哭喜憐百恠千異自此遂至滅亡稗史

許相積少將為憲府官見年少賊漢服着如貴公子捉囚之開衙杖之門外有憤怒詬辱之聲拿入問之乃被囚者之處妻服歸奢侈又如之公痛駭之即令猛杖而并殺之至妾子堅生之日要有老人來言曰汝思其年殺人夫妻之事乎衆固當死而童騃無識之兒何知法理之重罪其父母可也而使幼男幼女一時駢死非所以持良善之心原情定罪也天以是降罰生此悪子覆滅汝家果於 肅廟庚申堅謀逆伏誅

柳大將赫然出身初赴防北道還至茂山嶺憩樹下林中覓啣
啣有聲見一蟒偃卧大樹下長五六尺柳不勝其憤氣以大杖
擊之流血走入林中歸時回顧蟒擧頭望見良久而滅數十年
後柳為北兵使巡歷富寧府携妓夜寢聞窓閒有裂紙聲異之
潛起覘之有大蟒穴窓而入柳記其前事以手蒙被暗伺之覘
之其入握其首力持之大呼從人打殺之雖虫蛇之類久則入
神者信矣 北征錄
肅廟甲子京師小民夢柳大將赫然戎服拔劒而躍曰令而後
報金錫胄矣民驚駭之往視青城家已逝矣 今囈集

附 報恩惡

柳孝金車達之子也兒時授書於鄉師挾冊歸家有大虎當逕蹲
坐開口搖尾如有告悶狀柳謹避而去虎又當前跪伏如是五

六次柳恠之以手撫虎無傷處遂手探虎口有一金釵橫於口中乃拔出之虎百拜謝去盖食人家婦女釵梗喉中也後遭父營葬地卒地師遍求有老虎来喪人御馬轡不得行以番指示如前導者喪人異之隨虎而往虎直上九月山上峯至一處足蹴口穿掘地尺許如穿壙樣喪人曰爾使我葬親於此地耶虎頷之遂葬之後為文化大姓 柳氏家集

池一松喜壽修撰時門外有皮匠其妻有皃公私焉夫出則公往焉夫知之謂其妻曰吾方貿布北道四五朔當還妻幸其遠出白于公ゝ喜甚往宿夜半其夫持松明手利刃排戶據坐公不及避裸體攝衣匠曰公多姬妾我只一妻何為作此吾欲刃之愛公美皃惜公妙年多公文章重公有親不忍害吾今遠出日後萍水相逢倘記今日事否因使妻釃酒滿斟巨能自飲且

勸公曰壓驚耳公一怖一感一吸而盡匠待罷漏收拾輕裝馱
妻而走數十年後公爲遠接使往迎詔使到平壤戴松亭傍有
一老婆大聲呼曰我乃昔日相公門前皮匠之妻也夫爲人誣
訴枉被盜馬之罪已服其死幸相公垂憐公念舊愴怳令往待
客館給茶啖使分餉其夫必頃監司來謁問其有盜馬之囚乎
曰然將杖殺矣公曰不佞少時有可笑事仍以皮匠義釋一事
細言之曰豈有如此義氣之人而盜馬乎哉願公爲我特宥監
司笑而還營釋之公還朝時皮匠夫婦隨來復居大門外盡忠
服事如上典云 謏聞
癸亥反正後縛致光海亂政之臣於闕門之外奉常寺下人孝
昌者乘睫守者因蹴韓纘男兩眉間曰汝能復困我乎纘男額
鼻傷破而不敢出一言仍欲更蹴之爲守者所覺而止蓋兩日

前續男受宮女之囑杖考昌也續男被薄倒地求飲於守卒ゝ
曰大妃西宮在飢渴甚於汝曾不進一勺水哉我何以救汝
渴亦不敢出一言 公私聞見

光海癸丑朴應犀之獄也徐羊甲行賂宮中事將中止而應犀
先掛自發羊甲被刑累度羊甲之母亦被鞫訊一日羊甲字呼
傍聞沈友英曰我當承服友英驚問之曰渠殺吾母我當殺渠
之母遂承服誣言金悌男同謀 慈殿共聞之狀故國舅一門
酷被大禍終致西宮之廢而昏君自喪之罪終始入羊甲之術
中云 日月錄

己卯之禍趙孝直初謫湖南俄賜死故事凡賜死宰相不有御
寶文只奉王旨施行金吾郎到竄宣旨公爲以國家待大臣傳
不可若是草草其弊將使奸人得以擅殺所惡者欲疏陳一言

而竟不果沐浴衣冠從容就死 樵園雜錄

國朝舊例以獄空啓之則獄官有賞沈貞爲刑判時一日獄空方欲啓之適有捕告屠牛者貞語老吏曰鹿切甚似牛切吏揣其意即論以鹿切釋之遂啓獄空蒙賞 東閣雜記

申企齋光漢能文章而無吏才曾判刑曹時詞訟填委不能決囚繫滿獄獄不能容公請加構獄舍 中廟曰構獄不若易判書以許磁代之裁決立盡囹圄遂空 涪溪記聞 許磁一作沈貞

中廟朝有告童蒙教官某率其弟子謀反命分捕之自勝冠者至十歲以上合百餘人囚禁府桎梏不足以藁索係項坐之鐘樓下鄭林塘惟吉年十歲亦在其中其祖文翼公光弼亦待命上使擒之群兒於南山上脫衣爲旗折枝爲劍爲習陣戲并無他端遂反坐之其時告變反坐相繼而猶不止 寄齋雜記

平度公朴旹列義男巡禁司見事訊杖無數曰箠楚一下何求不得乃啓定訊杖一次三十為恒式 朴氏崇孝錄

仁宗朝有訟于刑曹者呈駕前上言訴寃 上命入作文判書尹任坐堂上詣闕啓曰自古未有入作文之時 上曰今君欲親見作文而下其寃而訟其官有違命不入之時乎任曰此人之訟來本曹無多日其元作則在全羅道某郡命以三縣鈴取來幾到京師而上疾篤未及覽惜哉郎此可見 仁廟之斷而尹任之專矣 稗官雜記

宣廟己丑黃海監司馳啓全州鄭汝立與某〻人謀逆郎遣金吾郎捕之汝立逃大索八路汝立至鎮安竹島窮無所歸自經死又刺其子玉男而死玉男不至死載其尸到京汝立定刑于軍器寺汝立文書中有祭天文列數君上過失語極凶悖上震

怒其黨并坐之金守顥尹起莘柳夢井鄭彥信彥知李潑白惟讓或死或竄朴忠侃共推官録勲崔永慶有孝友行以薦起拜六品職及持平不就好危言覈論庚寅湖南人梁千頃上疏以永慶與汝立通被逮王獄盖王男招曰謀主吉三峯也諸賊咸言三峯為上將鄭八龍為次將云云峯乃崔三峯居在智異山云以此外議紛紜遂指永慶為三峯遂拿鞠委官鄭澈再三論救上意遂解不死獄中未幾　上洞燭搆誣命千頃等流配道死鄭澈論啓臺官并竄追贈永慶大憲賜祭廩家 東閣日月録

丙午文廟有壁書之変列書時宰官官人姓名并及交通濁乱之事極其凶惨即行慰安祭於文廟三省推鞠館官高敬吾以下書吏與僕被訊死者甚衆竟不得端緒儒生逮逮者四五人　上以儒生不可刑訊并命放釋好生之德盛矣 類說

仁祖嘗於筵中問曰罪人緣坐之律以配遠放爲緣坐者則
欲輕何如右相吳允謙曰父子天倫豈以緣後而有間若是則
天下父子之倫斁矣上曰卿言是也
仁廟乙酉八月備忘記曰姜文星爲人無識處事汎濫限數年
定配遠地以爲内外保全之地台官爭之不允十二月 王妃
趙氏移御別宮丙戌正月以御膳置毒宮人等推鞫皆不服而
死二月備忘記曰姜嬪在瀋之時潛畜君位紅錦翟衣預爲造
作内殿之號公然僭稱去年秋來怒發惡於至近處以顯著之
惡推度其心術則理亟置毒皆非他人所爲欲害君者不可一
日容貸於覆載之間云云大司憲洪茂績持平曺漢英等請特
貸一死諸宰諸台力爭終不允三月十五日賜死於義洞本家
命尊姜家族山三年祭物依光海例題給其中量宜減之 錄丙戌

丁丑後昭顯世子質于瀋陽 孝廟在鳳林邸隨往有一士族
武人因事往瀋相世子知壽筭不永而見 孝廟有聖德事世
子無禮而盡心致敬於孝廟無不用極 孝廟黙察其懷二心
要後福深惡之後武人罹逆獄情節不明而 自上断以大辟
臣僚莫測 上擧此事語爾廟予豈不殺此人終必爲國家之
害盖其心術足爲惡逆云 公私聞見
李判書慶徽嘗曰我國鞫獄規例特嚴無不寃死者若改而変
之則日後所活奚但王賀之爲人乎金判書佑明曰何以言之
李公善文者平居無事之時結搆疏章數日思索累易藁草而
猶不盡意況罪人急遽獄事乎方其就鞫之時心魂喪乱神識
昏迷而促令納供急於星火搜稱甲乙錯認東西勢所然也而
取其恇㥘中迷乱之供指爲逆端而啓刑訊請既施刑訊之後

則雖有追進暴寃之言謂非問目中所問使不敢開口必準三十杖而止乃謂其前供無加減又請刑訊一次二次至于累十次而猶然故一入鞫獄者無生出者按獄之非不知其弊拘於獄体因循不改使有罪者固無所惜若是鴻罹者則其寃何如自今定法雖有元惡大憝一見而知其為正法者如有追進之語則收錄其語使言出於罪人之口者一無所遺以聞於上則聖鑑所照必燭情罪虛實可蒙哀矜之典矣李公卒後鄭相太和追聞此語曰李君美此一言亦足為賢宰相而天奪之速未及大拜可恨

顯廟朝有一儀賓所眄婢轉聞于東朝命因内司獄杖之吳璿以恭時掌内司謂吏曰流言誤徹致有此命此婢若死人將曰國家為公主妬忌而殺之豈不大為聖德累乎使杖者不猛下

俾得不死以恭身爲黃門不爲逢迎阿順而乃以累聖德爲慮

奇哉 上同

肅宗己未 有鞠治逆獄匿名書人不服時宰欲加以周紐之刑

以期得情李判書元禎曰治獄自有宗朝祖旧例而韓明澮創

設烙刑至今流毒今何可又創新法乎況爲法自斃古語亦可

戒也周紐之刑頼而不行至己巳朴斈士泰輔諫廢妃備修烙

刑壓膝而辭愈直金吾郎卒垂泣曰己未君創周紐之刑朴公

不得免也 上同

庚申首相許積以子堅謀逆伏法出城待罪傍人告曰逮捕將

及于公願早自裁許曰吾有惡子亂國敗家爲其父者法當連

坐吾將就伏邦刑以彰王法今若欲免顯誅仰藥先死非吾所

以敬君命又飭奴輩曰堅伏法之後愼勿收尸任他爲狗彘烏

鳶食必誚吾罪云

附 寃枉

太宗二年設申聞鼓以通下情 出鑒

宋圭菴麟壽乙巳禍後命至即起攬衣(而)出侍妾挽其帶而哭公解帶而出曰即取此帶而來君命不可少緩跪請都事曰願聞上旨而死上旨中有親密鳳城之語公曰臣曾於閤門之外聞辟除鮮入避工曹門一度望見而已沐浴更衣作一書遺其幼子使勿讀書旋即改書曰書不可不讀勿赴舉即捧藥北向四拜又首先塋再拜曰事君無狀致有今日將何面拜於泉下以馬繩縊之目不瞑而死是夜無雲而雷皆風大作白氣如虹貫屋亘天者累日嗟人之寃天亦隱之 長貧胡撰

金將軍德齡字景樹居光州有絕倫勇力以氣節自許壬辰之

乱其婦夫金別坐應會仗義起兵威聲大振賊聞之大懼軍中
有一人犯衆公斬之忌之者誣以公無端殺人拿囚禁府賴鄭
相琢力救得免 上引見賜以御馬而命還時忠清兵使李時
言慶尚兵使金應瑞等尤忌公欲殺之傳播訛言以公爲謀逆
又移書朝著書入闕内 上大驚欲下拿命恐其亾反先以密
旨諭都元帥權慄晋州牧使成允文諜捕送承旨徐渻曰德嶺
萬無反理一武士足以械来 上曰何爲言也命渻往捕前日
公被拿時所馬不食数日至是又不食十餘日公深憂之允文
既得密旨以書要之公曰此必有拿命促馬而進允文示以密
旨公免冠下階俯伏諸將不忍執縛相顧黙然公曰過宗致有
此禍若不嚴加晃械公亦得衆滿坐揮淚係械以送雲峰共渻
相遇而来時言恐獄事不成陰族逆黨二人援引公鄭相及金

相元力救不能得遂加嚴刑死於獄中知與不知莫不痛惜後

李知事廷馣上書訟寃請贈職不報 震事奇聞

金別坐應會字時極居潭陽孝友出天妻子飢寒而處之有裕壬辰亂與妻弟金德齡起義會洪世恭爲巡察使欲陷公托以公置私羊於官羊中事涉凌侮搆捏百端及德齡誣坐逆變公亦拿囚禁府 上命先問德齡反狀於公公極言德齡爲國盡忠保無他心及受訊栲掠甚酷公辭氣自若端跪着署金相感動曰眞義士也此人若死吾輩必得殺士之名救解得釋知舊相與往慰仍問曰殿庭栲掠之酷壯士雖當君何從容自若使委官感動至此公笑曰當栲掠時不知其苦但如椽之揮着脚骨其痛剨然如琴中大絃音坐客大笑出獄明日令其子忠元奉書牛溪先生于岐山友人止之曰君前後禍胎皆以西人之故

況今牛溪方被誣佞衆君可止之不聽及牛溪答書至公特書
感涕不已人皆曰金某孝於親忠於君又盡節於師可謂得生
三死一之義矣及還世恭又以前日豪強事囚獄中及丁酉倭
亂得出陪母入山避兵中路遇賊將害母公呼泣抱持共母同
死後旌門上同

金義將大仁居順天家世素賤少為僧中年還俗後登武科壬
辰亂初公在石堡村時李忠武新為統制使威振三南蒼頭來
掠村中鷄犬公大杖其奴幾死李公怒拿致公於營門將酷訊
公大呼曰縱奴作弊既云不可又欲殺無罪之人何以號令三
道乎李公大奇之即解縛留置幕下屢立戰功丁酉閑山之潰
公投水或沒或游三日垂死而猶手握大刀得脫還家因留南
原聚武士勦諸賊一日夜半入賊營斫之反出丸中于髀公以

刀割肉出九血流滿席人皆壯之時光陽縣令李希幹欲奪公
之功勒卒其軍全沒於人物驛希幹慚憤誣陷於朝廷巡察使
黃愼以功過相準回啓罷兵後為臨淄僉使未幾罷還水使李
惟直貪污公於酒中大責仍批其頰惟直啣之誣以犯禁斫取
生松囚府獄使人言曰降則無事公叱曰吾頭可斷誓不為惟
直所屈惟直大怒啓聞于朝拿囚禁府公嘔血而聞者莫不悲
痛 上同以上三人稱湖南三寃

白沙李公少時嘗就友人空舍居業隣居少女子日来其家仰
視公一日大雨公獨坐女復来仰視公怪問之女曰兒本巫人
有所憑神欲謁郎君公曰與之俱来至夜雨止月微明女曰神
至矣開戶視之少年兒如玉雪眉目如畫藍袍玉帶冉冉而来
公冠服出迎揖讓而問曰幽顯路殊何為欲相見神嘘唏曰我

王子福城君也中廟王子以朴嬪之子死抱冤泉壤欲聞世間公議而凡人氣魄類弱公能接我公者雖少年他日大貴氣魄能相接其言又足徵信故願承一言之教公曰伸雪久矣豈聞乎神曰因祭告知之然此特出於親親之恩所欲聞者公議耳公具道世人所以哀愍其冤者神泣數行下曰信然者雖更九死無餘憾矣仍令亟進果數品遂辞去公出送之數步而滅公為近謚終身不言晩年北謫始為李文惠安訥言之感異篇

戊申二月 宣廟昇遐十四日台諫請罪臨海君珒〻金氏出與光海同母也性本悖狂多行不法台啓。珒久曰蓄異志私藏軍器陰養死士先 王違豫之時締結名將潛畜不軌及其賓天之日出其私第頭有指揮兵家之状不測之患迫在朝夕請存大計流之絶島上令議大臣李山海請流珎島李德馨請置恩

以安全領相李元翼右相沈喜壽大憲鄭逑亦請全恩大憲鄭

仁弘請斷以法光海允之（仁弘丁未冬上疏請傳位世子宣廟怒竄江界光海即位後放仁弘拜官故也）○日月録

光海乙卯益山進士蘇鳴國啓曰掌令尹趌等欲推戴綾昌君（元宗大王弟二子）古〻郎拿趌等并置極典安置綾昌于橋洞未久逼殺之綾昌客記心事且記自畫時日時付橋洞通引達于仁獻大妃而不敢即傳　仁祖反正後始來納仁廟覽之大慟

上同

光海朝偽獄甚多工変希功者無虛日有一人被逮而至乃無和村氓也掌鞫者曰汝何以作不執事乎其人曰不執者何謂也曰謀逆也曰謀逆者何謂也曰爲王耳其人愕然起立曰窮巷殘民貴薪糊口常恐不給何敢有爲王得國之心遂仰天

誓之曰我有斯心則狗子也猫子也聞者悲之柳夢寅小記曰
見飯匙稍大於今則必上变盖實録也公私聞見
廢主時柳氏諸人籍勢横恣一時朝紳皆諂媚乞哀任持平叔
英以舉子對策多觸諱之言將削科幸而中止權石洲韠有詩
曰宮柳青青花亂飛滿城冠盖媚春輝朝家共賀昇平樂誰遣
危言出布衣其後有别科朴自興登第自興之父承宗婦翁李
爾瞻為考官人不敢議其循私其時許筠亦以試官取其侄以
此被罪遠竄石洲又有詩曰設令科第有私情子婿弟中侄最
輕狒使許筠當此罪世間公道果難行及光海親鞫逆獄此二
詩出於罪人文書中石洲以詩案受刑而死霽湖詩話
仁祖甲子春文晦李佑等上变捕奇自獻李時言韓汝吉柳公
亮李悄金元亮等下獄李适韓明璉子瀾潤俱在告中及适反

書至謂以明日出獄事蒼黃忍在臣諸人與賊通不暇考詳遂
不許玉石盡加誅殺自敵則曾立異於廢論反正後亦參卜相之
命而疑其有權謀而預賊情也以曾任大臣縊殺之蓋金鼎平
墜至此事諸宰臣皆不出一言以其難以身質也獨李延平貴
力言不可推參判怙退語人冠玉無後玉汝之後必昌後果驗
自敵 宣廟兄河原君女婿也錄日月
仁廟丁卯之亂尹暄以平安監司棄城走兄昉時為領相且族
黨多連內族其罪本不至死而 上以其族盛必欲殺而威衆
始諫雖因例論殺內實不忍約以明日停啓 上知之遽下允
旨時方共沈命世對奕命世痛哭暄徐答曰事已至此奈何遂
就刑人多寃之丁好恕以同罪至流竄其餘僨事之人俱無所
責當時典刑之無常如此金尚憲時赴京還語人曰朝論不明

多而

使尹次野見殺此明友之著也 上同
丁丑元日夜深仁祖坐南漢圍中忽有人入伏床前僕僕起拜
訴哀語辭甚悲仍忽不見而語細故侍者不得聞
上亦終不言其事而天顏不怡者累日及還都立下仁城珙復
官之命蓋戊辰孝立之獄仁城君出賊招 上迫於群議不得
已勉從及有是命宮中之人始知元日哀訴者乃仁城也 感異篇
丁丑胡亂以水使姜晉昕不能善戰使賊渡海初配遠地始啓
更請拿來梟示忠清水營軍官及下卒詣闕累度上書於備局
伸寃竟不免於死晉昕與金慶徵同在禁府聞賜死命下慶徵
號哭失性晉昕笑曰雖哭免乎飲食自若及臨刑以其宝釼給
斬頭者曰汝以此釼速斬持去當初江都船上力戰無如晉昕
而終至於死臨死從容又如此此誠壯士之有守者人皆惜之

水營人如悲親戚 丙丁廚

許相積爲營伯巡到寧海舘於衙軒問其故曰客舍近年五六別星繼逝府之矣許命舘之夜明炳而坐三更時大風颸〻窓户盡開有物無數入来皆非人形而節〻有眼〻光閃〻許以大刀斫之仍即盡出俄有一少年来見曰吾乃四代獨子寃死於此欲憑大人神威雪寃再問何寃曰吾年十六登小科仍眄此邑某妓有情不幸爲妓夫某吏所殺置此板子上者十餘年矣曾有別星之過此者欲訴寃竹精先以試皆畏㤼致殞今得大人吾寃可雪俄者被斬亦竹精耳盖舍後多竹故化精而来也明早一邑皆謂公死許起坐命捉其吏来以八械之使下板子上有死人皃如生仍杖殺男女訪士人父母給其尸 稗史

讖驗

太宗朝禮書上元會樂章次第以夢金尺受寶籙為首 上曰二者是夢與圖讖耳豈可為樂章之首其一曰三奠三邑應滅三韓人謂三奠為鄭道傳鄭摠鄭熙啓也熙啓無才德無勳勞是果應時而出乎其二曰木子將軍釼走肖大夫筆非衣君子智復正三韓格人謂裴非衣是克廉以作相不久輔治無效亦皆應乎自今以後宜刪此曲乃以覲天庭受明命之曲為首章河崙撰進保東方受貞符二篇 上曰受貞符亦圖讖之說恐不可昔江充緣武帝恠夢禍及無辜王莽公孫述之輩惑信符讖殃民禍已以此視之讖與夢不足信也我太祖開刱大業起於天命縱無寶籙其不能刱業乎卿等儒臣也何論說之至此耶群臣唯唯

前朝時用道詵圖讖種李於漢陽以壓之故曰種李村今鄉校洞

也 芝峯類說

京城內外坊名皆鄭道傳撰定而道傳在壽盡(進)坊誅死人以為讖蓋進與盡同音故也今改稱壽洞 上同

庚申阿只拔都之出來也其年十七其婦戒之曰爾年幼不可早出今番之必死於荒山拔都不聽而來聞恩津有黃山避而不戰竟死雲峯荒山之下荒山以小丘不顯於世其婦可謂神神矣 豊沛錄

世宗人朝才甚盛集賢殿南有大柳己巳庚午有白鵲巢來子皆白朴成諸人一時顯隆至癸酉柳盡枯或戲柳誠源曰禍必自柳始未幾果敗集賢尋罷 筆苑雜記

秘記相傳黃驪之山當有聖人葬之卽英陵也數千年前已有知之者 東閣雜記

柳子光在府朝搆害士類士林切齒一日以都摠管欽八直手執新扇見扇面細書四字曰奇禍立至大驚曰吾今晨始出此扇於篋中把不離手誰書此耶怪訝再三忽有吏來報曰臺諫官交章請罪矣未幾流湖南而死々時兩目金瞽 思齋摭言

文定王后時僧普雨橫甚疏儒譏斥南師古曰來歲東封泰山魔怪自屛翌年后昇遐葬泰陵泰山之說果驗 仙槎志

栗谷幼時夢謁上帝賜金字一障開示之龍啟曉洞雲猶湿麝過春山草自香也皆爲異常至先生易簀後識者始知其不祥龍歸麝過奄忽之兆雲湿草香指遺澤高名獨留也大賢之生天已前定矣 謏聞

萬曆丁亥倭犯全羅道鹿島萬戶李大元以孤軍逆戰于損竹島敗死損竹方言謂損大與鳳雛之落鳳坡同 芝峯類說

順天倭橋爲第一形勝之地而其稱傳自古昔且無橋而曰橋
丁酉倭賊屯遷此地累石等全至今仍存豈謂無識耶 上同
尹繼善而述與李芝峰偕赴京作詩曰窟海風波悪看吾早落
帆未幾而逝 上同
許荷谷篈謫甲山留別親舊曰 詩 深樹啼鴉薄暮時一壺来慰楚
臣悲此生相見應無日直指重泉作後期蒙放不得入城而卒
上同
李白沙謫北青時和李五峯詩云日蕭蕭晝晦微北風吹裂遠
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去不歸未幾卒於謫所 上同
權石洲韠以宮柳一詩壬子逮獄既出創痛未郎登道留與仁
門外民舍親舊之来問者甚多見卧内壁上有旧題故曰正是
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不到劉伶墳

上土蓋是村斈究漫書字而勸君字誤書權字劉伶誤書柳令見者相顧錯愕俄而權渴甚索酒飲一大琖旣瞑是日即三月之晦落花恰似詩境 畸菴集

金僉知魯生子孫度夢有人使命其小名曰啓甲及連魁蓮桂人謂魁甲之應戊午謫甲山卒啓之言始驗同時金正虱少字宜慶亦謫源而卒 清江小說

己未之渡遼也有一點人王行雙鬟玉女田之句當時莫曉其意及後來姜弘立還而金慶瑞死於虜中始知其識一點人王是金字雙鬟玉女是姜字 竜湾録

白朝殿樑上大蛛蔓綵作字云十國啓盡後申犬是英雄青邱與赤土遑〻守空城時光海己未間也 日月錄

光海壬戌冬間昌慶宮中有談書移御速〻四字自空中墜下

如是者日數十度至明年三月乃止癸丑春西宮暎公主自癸
丑寓處西宮侍婢一人忽發聲高唱曰三月某甲此門將開復見天
日其有期乎宮中皆以為狂至其日 仁祖奉大妃復位公主
啟永安尉福履冠諸主 公私聞見
柳希奮儒生時嘗過人家空基內逼脫脫屐置前登石礎放便
屐上忽有血書五字嗟君萬里行柳心異之壬辰倭亂扈駕西行
鐵丸洞腹有得全至光海朝封文昌府院君一門金貂盈堂日
事歌舞柳之大人郎伊時國舅有甲第封鎖甚固一日有新屠
馬脚在其中流血淋灕人皆怪之而亦不恤也至反正柳披捕
於萬里峴不免大辟血書之徵至此大驗子姓之刑戮者相續
向日中丸不死者意者留待癸亥之時禍而樓上馬脚是其子
孫血肉狼籍之兆耶暗室之鬼未嘗不先期開示而昏迷於富

貴豪奢之中不能覺悟悲夫 上同

柳希亮希奮之弟曾經京畿監司平生良善謹慎孝立謀逆敗後竄巨濟當坐法諸相臣陳達其處心之善而欲貸其死終不得皆付書于金吾郎以致慰焉希亮見書曰兒輩 即其子孝立也 所爲吾宗不知而收司之律自有國法吾死固當吾兄自歸齋嶠而絞死巨濟巧成言讖事皆前定天命不可逃也各修答札以付而就死 上同

沈尚鼎聖凝少時夢作詩曰適來南海三千里閑閲東坡六一詩其後以正言言事謫南海一日披閱歐蘇詩聞籬外農人相語曰有三千里之說怪問之對曰前坪是三千里坪也恍記前詩而異之未久卒於謫所 漫錄